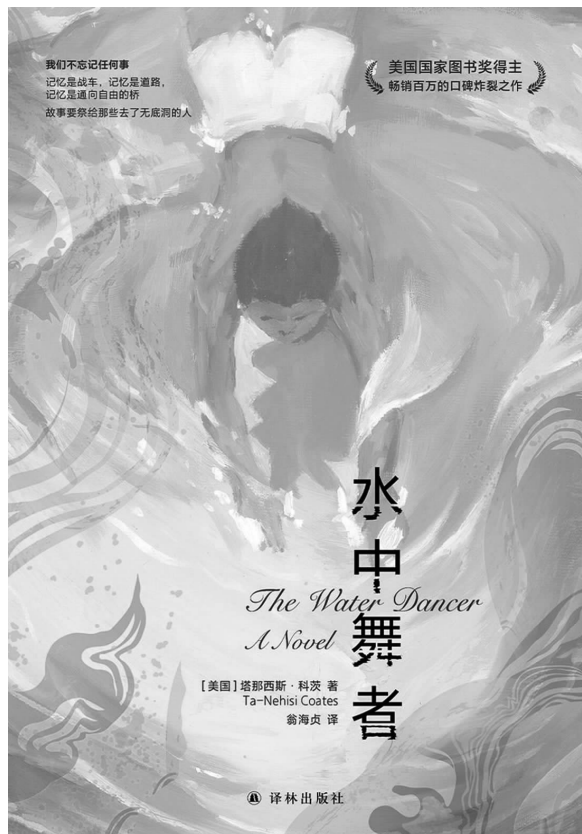


# 记忆会开启一道蓝色的门



《水中舞者》  
[美]塔那西斯·科茨著 翁海贞译 译林出版社

而我，只是在那座石桥上看见过她。一个舞者，周身缭绕着鬼魅的蓝色光芒，因为那个时候，他们只能用这个方法带她回去，那是在我儿时，那时候的弗吉尼亚，土地仍红似砖，红得跃动着生命，雁河上还有别的桥，但他们必定锁缚了她，带她穿过这一座桥，因为只有这座桥通向那条收费公路，它盘绕越过青翠的山冈，斜下山谷，然后只弯向一个方向：南方。

我总是避开那座桥，因为桥面布满了纳奇兹的母亲、叔伯、表亲留下的记忆。我现在知道，记忆有令人畏惧的力量，它会开启一道蓝色的门，从一个世界通向另一个世界，它会把我们山顶移到草地，从葱茏的森林移到白雪覆盖的原野。我现在知道，记忆会卷起土地，如折叠一件衣裳。我现在知道，自己曾如何把她的记忆推进“脑后根”，自己曾如何遗忘，却从未忘记。我现在知道，这个故事，这个“过渡”，必须从那里，从那座跨越生者和往者地界的神奇石桥开始。

她在桥头跳朱巴舞，头顶一只瓦罐，雾气从桥下的河面升起，缠绕她裸露的脚踝。她的脚跟踢踏，踩打桥面的卵石，胸前的贝壳项链不停地摇晃。瓦罐丝毫不受惊动，似乎成为她的一部分，不管她的膝盖抬得多高，身躯多倾斜，手臂多伸展，瓦罐总是在她头顶固定，犹如一顶王冠。眼望着那非凡的技艺，我知道踏着朱巴舞、笼罩着鬼魅蓝光的女人，就是我的母亲。

除了我，无人看见她。梅纳德不曾看见，他坐在新千年马车的车厢深处；施展各种伎俩迷惑他的烟花女子不曾看见；最奇怪的是，拉车的马也不曾看见。尽管我曾听说，马鼻子能嗅闻从其他世界走失而误入我们这个世界的东西。不，只有坐在赶车人位置的我看见她。她如同他们的描述，如同他们形容她面前的样子，起身跃进亲人的圆圈中间，埃玛阿姨、小皮、侯纳斯、约翰舅舅，都在拍手捶胸，敲打膝盖，催促她加快舞步。然后，她往泥地使劲顿足，好似用脚跟捣碎一只爬虫。她抬高臀，俯身屈膝，曲折的膝盖和双手缠绕挥舞，瓦罐仍立在她的头顶。我的母亲是无锁庄最好的舞者，他们这样对我说。我记得这句话，因为她不曾遗传给我丝毫天赋，更因为舞蹈让父亲看中了她，然后才有我。另外还有一个原因，因为我记得一切——全部记得，似乎只除了她。

现在已是秋天，赛马南下的季节。那天下午，梅纳德赌赢了一匹获胜概率极低的纯种马，自以为这一次终于能够博得他孜孜以求的弗吉尼亚上等社会的认可。然而，当他坐着马车，环绕镇中心广场跑圈，把身体深深地倚进车厢，咧嘴大笑之时，上等社会的男性转身背对他，兀自喷吐雪茄。没有致敬。他还是那个梅纳德——寿头梅纳德，扁头梅纳德，无厘头梅纳德，从树上掉到数

里外的烂苹果。他大为恼火，令我驱车往镇尽头的老屋，一个叫作星落地的地方。在这里，他买得一名妓女的一宵宿，而后灵光一闪，决定把她带到无锁庄的大屋。然后，他突然觉得羞耻，在命运关头坚持走小路出镇，沿着哑巴丝路，来到那条老收费公路。我们从这条公路转到雁河边。

赶车时，冰冷的雨不停地下。雨水从我的帽檐滴落，在裤脚积成水洼。我听见后面传来梅纳德的声音，向烟花女子吹嘘他的赛马，他的性能。我尽快驱马，只想赶紧到家，只想摆脱梅纳德的声音，尽管在这一生，我永远不可能摆脱他。梅纳德控制我的锁链。梅纳德，我的兄弟，成了我的主子。我竭力不去听，企图转移心思，回想剥玉米壳的记忆，儿时捉迷藏的游戏。我只记得，这些转移心思的回忆都不曾浮现。转瞬间，一切寂然无声，不但抹去梅纳德的声音，就连周围世界所有细微的声息，也全都消逝。我窥进脑海中的鸽巢，看见的都是往者的记忆：男人坚强地守过平安夜，女人最后一次巡视苹果园，老姑娘把花园押给别人，顽固的老人诅咒无锁庄的大屋。数不尽的往者，被驱赶，被带过那座险恶的石桥。那一整个军团化为我母亲一人。她在舞蹈。

我勒紧缰绳，但已经太迟。我们全速冲过，接着发生的事永远地动摇了我的宇宙秩序感。然而，就是在那里，我目睹它的发生。从此以后，我又看见类似的无数事件，它们披露人类知识的尽头，揭示知识之外的无限。

车轮下的道路消失，整座石桥陡降。一时间，我以为自己在漂浮，也许是在那道蓝光中漂浮。里面温暖，我记得那股短暂的温暖。很短暂，因为正如突然间身体漂浮起来，我同样突然地落到水中，沉入水底。即便在此时此刻，为你讲述这一切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仿佛又回到那里，落在侵入肌骨的雁河，河水涌进我的身体，我感到溺水之时才有的烧灼的痛苦。

溺水的感觉无法类比。因为那不单是痛苦，还有一种置身陌生地境的困惑。头脑相信这里必定有空气，因为空气总是无处不在，呼吸的冲动又是如此出于本能，从而需要万分专注，才能停止执行头脑的命令。倘我自己纵身从桥头跳下，或许能够解释这个处境。即便是从桥上意外滑落，我大概也能够理解。或者，倘若这事属于可以想象的范围。可是，事实上，我似乎被从窗口推出去，直接推进河里。没有预警。我不停地试图呼吸。我记得自己呼喊着要空气，更记得答案的痛苦——水涌进身体的痛苦。我记得自己如何张开嘴，用喘息回应那种痛苦，如此，便只是让自己吞下更多水。

然而，不知如何地，我锁定了思绪。不知如何地，我开始理解这样胡乱扑腾只能死得更快。恢复平静后，我看到一边有光，另一边是黑暗，便推断黑暗是河底，光不是。我踢动双腿，朝着光的方向拨划手臂，最后，伴着咳嗽干呕，我冲出水面。

冲破黑暗的水面，我进入恍若立体模型的世界：暴雨云悬挂在无形的绳索之下，红色的太阳即将沉落，紧贴着云畔，太阳底下是撒满青草的山坡。我回头望向石桥，天哪，想必已在半英里外。

那座石桥似在匆匆逃离我，因为水流把我拖住。我试图游向河岸，可是，还是那股水流，或者水下不可见的漩涡，把我拖向下游。看不见烟花女子的踪影，梅纳德冒失地吻下她的一夜。然而，关于她的思索，旋即被梅纳德的声音打断。一如既往，他高声叫嚷，宣告自己的存在，似乎决意要以出生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。他就在近旁，被同一股水流挟带。他在水中拍打嘶喊，时或双脚踩水，头露出水面，随即沉没，数秒钟后再次浮现，一面嘴里叫唤，一面踩水拍打。

“希，救我！”

瞧我，自己命悬一线，悬在漆黑的深渊，却被叫去救别人。我多次试图教梅纳德游泳，而他像对待所有的教导一样对待我的游泳课，散漫钻懒，然后，因不见长进而气恼，变得执拗。我现在明白，是奴隶制谋杀了他，奴隶制让他永远不能长大。现在，他落进另一个不受奴隶制宰治的世界，一碰到水，梅纳德就会立刻死去。一直以来，我是他的庇护。是我，仗着一点风趣和自贬，劝阻查尔斯·李别拿枪射他；是我，在他无数次触怒父亲后护卫他，苦苦地哀求；是我，每天早晨为他穿衣；是我，每天夜里哄他人睡；是我，如今已疲惫，身体和灵魂都已疲惫；是我，在这里，与湍急的河水搏斗，与把我置身此地的神秘事件搏斗，在甚至不能聚集足够的力量自救之时，却要全力回应再次拯救另一人的请求。

## 内容简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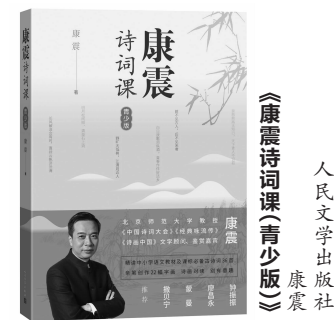
《水中舞者》是美国当代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塔那西斯·科茨的首部长篇小说。年轻的希兰·沃克生而为奴。他失去了自己的母亲以及关于她的所有记忆，同时他又被赋予了一种神秘的力量。一次，希兰驾马车时不慎跌入河中，即将溺亡之际，一股蓝光引他脱离险境，希兰活了下来。死里逃生的体验让他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、衰败的种植园和奴隶制的罪恶。最终，希兰决意逃离他唯一的家。机缘巧合下，希兰加入了对抗奴隶制的秘密战争。然而，希兰最想做的是回到家乡拯救他仅剩的亲人。凭借战争赋予的智慧，凭借直面黑暗的勇气，凭借他身上的神力，希兰能够成功吗？

## 作者

### 塔那西斯·科茨

美国当代著名作家、记者，2015年获得麦克阿瑟奖，2016年入选《时代周刊》“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”。2008年出版《美丽的抗争》；2015年出版《在世界与我之间》，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、美国有色人种促进会形象奖，并入围普利策奖、全美书评家协会奖终选名单。

## 北朝民歌《敕勒歌》：北方大地的生命赞歌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  
康震

## 内容简介

康震写给青少年的古典诗词普及读本。每首诗词，小到字句意象、文史典故，大到诗人身世、人生心境，康震教授旁征博引、会通古今、深入浅出地讲解，并特别撰写“青春寄语”提示诗词精华和重点，更结合诗词亲笔创作22幅书法和绘画。

北朝民歌：北朝民歌即北朝乐府民歌，主要指宋人郭茂倩《乐府诗集·横吹曲辞》收录的“梁鼓角横吹曲”，共二十一曲六十余首，多是十六国、北魏后期的作品，东晋前后传入南朝，经过南朝乐府机构加工整理，故名梁鼓角横吹曲。北朝乐府民歌展现了北方各区域、民族辽阔雄浑的山川风物，豪迈雄健的尚武精神，苍凉悲怆的战乱经历，真率开放的婚恋生活，多用五言体式，歌辞质朴，言语大胆，风格刚健，对后世影响深远。代表作是《木兰诗》等。

青春寄语：敕勒歌是男子汉的歌，是千里草原的歌，是长空雄鹰的歌，是万马奔腾的豪言壮语。这一首歌里，装的是乾坤浩荡，装的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与生命！

### 草原民族的史诗歌唱

这首《敕勒歌》是南北朝时期北朝的乐府民歌。敕勒是古代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，北魏时又称铁勒部。东魏北齐时期，敕勒部居住在朔州（今属山西北部）一带。

头两句：“敕勒川，阴山下。”敕勒川，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地名，泛指敕勒部族居住的平川、原野。阴山，分布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南部、东北直至内兴安岭一带。这是说，在连绵逶迤的阴山脚下，是我们敕勒部族居住的广袤原野。

三、四句：“天似穹庐，笼盖四野。”穹庐，北方游牧民族居住的圆顶帐篷，也就是俗称的蒙古包。这是说，广袤的原野山川啊，是多么的辽阔，高高的云天就好像笼罩在平川四野之上的穹庐顶幕！

最后三句：“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。”蔚蓝的天空一望无际，碧绿的原野茫茫不尽。一阵阵远风吹过，牧草低伏，草丛里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牛和羊。

整首诗，气势雄壮粗犷，风格豪放铿锵，格调悠远辽阔，展示出茫茫大草原无穷无尽的宏伟生命力、创造力，是草原民族的史诗歌唱，更是北方大地的生命赞歌。

### 亮相于惊心动魄的时刻

这样一首雄迈高远的北方民歌，它的第一次公开登场，就是一个惊心动魄、震撼人心的时刻。南北朝时期，北魏结束了五胡十六国乱局，统一了北方。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、西魏。以黄河为界，东魏以邺（今属河北临漳一带）、晋阳（今属山西太原）为中心，占据今河南、河北大部地区。西魏以长安（今属陕西西安）为中心，占据今陕西、甘肃大部地区。东、西魏分别由权臣高欢、宇文泰执掌朝政。东魏孝静帝武定四年（546），高欢率领十万大军进攻西魏，西魏重镇玉壁城（今属山西稷山）首当其冲。东魏大军想尽各种办法意图攻陷玉壁城。西魏守将韦孝宽足智多谋，一一破解东魏军的攻城之法。高欢派人劝降韦孝宽说：“你孤城据守，四方无援，不如早早投降算了。”韦孝宽回答：“我军兵精粮足，城池坚固，你们恐怕有来无回。我是绝对不会投降的！”东魏大军苦攻玉壁城五十多天，攻不下来，十万大军，战死、病死的就有七万多。高欢悲愤忧虑，病倒在床。一天晚上，天上有大星坠落东魏军营，将士们非常惊惧。于是大军撤离玉壁城开始东返。在归途中，有谣言说韦孝宽用定功弩射杀了高欢，西魏军也乘机散布说：高欢鼠辈，侵犯玉壁城，我军剑弩一发，他顷刻毙命！为了稳定军心，凝聚人心，高欢不得不抱病设宴，强打精神，遍召军中高级将领，勋贵，与大家见面。并命令大将斛律金当场高歌《敕勒歌》：“敕勒川，阴山下。天似穹庐，笼盖四野。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。”高欢一边听，一边高声应和斛律金的歌声，满怀悲壮，忧伤哀叹，泪流满面。（参见《北史》卷六、《北齐书》卷二、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五九）